

重构公民性：马国社运份子黄进发的案例研究 =
Reconfiguring citizenship :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n social activist Wong Chin-Huat

施伟良 See, Clement Wei-Liang

2013

<https://hdl.handle.net/10356/89659>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Downloaded on 09 Apr 2021 04:33:29 SG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重构公民性：马国社运份子黄进发的案例研究

Reconfiguring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n Social Activist

Wong Chin-Huat

Submitted by: 施伟良

See Wei Liang, Clement(U0931008D)

A Final Year Project submitted to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Year of Publication: 2013

感谢

首先, 笔者必须感谢黄进发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访问, 并提供了许多对本论文有帮助的资料, 大大提升了本论文的价值。其次, 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游俊豪教授的细心指导。在指导我的过程当中, 尽管我拖慢了写作进度, 但游老师还是很有耐性地指引我写作的方向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若少了游老师的协助, 本文必然难以进展, 更不用说能顺利完成。

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还要感谢家人与女友对我的关怀与支持。此外, 也衷心地感谢系里每一位鼓励我的同学与老师, 谢谢你们!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Dr. Wong Chin-Huat for his dedication and for allocating time off his busy schedule to accept my interview. Dr. Wong had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s for my thesis, thereby greatly enhancing the research value of this dissertation. Also,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my Graduation Project supervisor, Assistant Professor Yow Cheun Hoe for his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crafting my thesis, Asst Prof Yow had shown utmost patience towards me and gave me plenty of useful insights despite my slow progress. This paper would not be concluded without his expertise and guidance.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beloved family members and my girlfriend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completing my thesis. Also, I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give thanks to the professors and my fellow peers who had helped me along the way. Thank you.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1
第二节 文献评论.....	3
第三节 概念介绍.....	4
一、公民性之重构.....	4
二、公民社会.....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6
第五节 论文结构.....	7
第二章 公民性的重构：大马华人政治思维模式的转换	9
第一节 马来西亚政治格局.....	9
一、马来西亚政治背景.....	9
二、旧式公民性：华人参政的族群性.....	10
三、族群性质公民性之局限与矛盾.....	12
第二节 马来西亚公民社会.....	14
第三节 马国华人公民性的重构.....	17
一、公民社会：华人角色进程.....	17
二、华人群体政治诉求.....	19
三、马国华社公民性之重构.....	20
第三章 力图压垮骆驼的麦秆：黄进发的个案研究	23
第一节 黄进发：公民意识的醒觉.....	24
一、中学时期：种族意识之初体验.....	24
二、大学生涯：跨越族群性思维.....	25
三、经济学学士学位：解构种族政治.....	27
第二节 公民社会中的运动份子：黄进发.....	28
一、黄进发的政治诉求：公民性重构之体现.....	28
二、黄进发公民社会参与模式之进程.....	31
三、参与公民社会的心路历程.....	32
第三节 小结.....	33

第四章 黄进发眼中的华人公民性重构趋势.....	34
第一节 马国华人重构公民性的发展.....	34
一、社会运动之回响与重构趋势的未来走向.....	34
二、排斥与抵抗：以华文教育为例.....	36
第二节 华人与公民社会.....	38
一、公民社会：华人参与的重要性.....	39
二、理想中的公民社会.....	39
第三节 小结.....	41
第五章 结语.....	42
附录	44
访谈：与黄进发先生的访谈资料整理.....	44
参考书目.....	47

摘要

马来西亚华人群体的公民性认同向来呈现族群性与公民性的模糊状态，实际上二者界限分明，近来更有从族群跨越至公民的公民性重构趋势。华人公民性重构意味着以往具族群色彩的公民性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其趋势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来说也颇具影响力。除了建立此论点之外，本文将以马来西亚华人社运份子黄进发作为案例研究。已跨越族群性，呈现重构后之公民性的黄进发，也是华社在公民社会中的先驱。黄进发的成长经历让他体会到了族群性政治的缺陷，也深深体会到了公民意识醒觉的必要性。积极推动马国社会运动的他更意识到华文教育突破族群思维框架的重要性，他也主张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以便对于政权起到更好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黄进发 族群性 公民性 社会运动 马来西亚华人 公民社会

Abstract

With regard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laysia, it has always been hard to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civilness and ethnic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notion of citizenship. However, it is essential to differentiate the both of them. As of lately, there has been an escalation in the trend of Malaysian Chinese actively transcending communalism due to a rise in civic-awareness and hence, there has been a reconfiguration of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The alteration is crucial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and definitely worth looking into. Besides studying the above-mentioned phenomenon, a case-study of Malaysian social activist, Dr. Wong Chin-Huat will also be conducted. Having crossed the ethnic boundary, he is a firm proposer of increased civic awareness amongst Malaysians. Furthermore, Dr. Wong recognizes the need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to transcend ethnic cleavages and the need for a stronger civil society presence within the nation.

Keywords: Wong Chin-Huat, ethnicity, citizenship, social activism, Malaysian Chinese, civil society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2008年的马来西亚第十二届全国大选见证了所谓的“政治海啸”，¹ 执政联盟国阵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大选成绩除了揭示往后马来西亚政治迈向新格局的趋势，³ 也同时透露了大马人民逐渐跳脱出种族政治的政治思维倾向。

“政治海啸”的关键导因之一是华人选票的倒戈，大马华社对于执政联盟的支持由2004年第十一届全国大选的56.4%降至2008年的38.1%。⁴ 以上数据似乎透露出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的重构，呈现出由“族群”至“公民”政治思维模式转向的现象，这是本论文所极力想要阐述、论证之论点。

大马华人重构公民性产生自公民意识的觉醒，其公民性重构意味着以往具族群色彩的公民性被取而代之了。华人公民性重构的趋势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来说深具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对于这项课题的学术研究甚少。本论文除了进行有关华人重构公民性趋势的论证，更会阐明有关于华人公民意识如何发芽、萌生、发展（觉醒之旅）的论述、探索这股趋势未来的走向并审查其重要性，希望通过以下的叙述能够弥补新马华人研究学术界的这一空白。此外，对于深刻了解大马华人政治与马来西亚政局未来之发展，相信本研究将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正是论文价值所在之处。

笔者探究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之重构这一课题，实际上有三项主要动机。首先是基于对马来西亚政治的浓烈兴趣，这得归因于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求学时

¹ 张晓明，〈马来西亚政局波折不断，执政联盟遭遇巨大挑战〉，《当代世界》第10期，2008年11月27日，页26-27。

² “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成立于1974年，是成立于1955年“联盟”组织的扩大，自马来西亚独立至今便一直以执政联盟的方式握有政权。早期的“联盟”组织是由三大种族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三大政党组成，1974年便由以巫统为首的13个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所取代。

³ Wong Chin-Huat, Chin, James, “Malaysia’s Electoral Upheava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3 July (2009), pp. 71-85.

⁴ Sivamurugan Pandian, “Malaysia’s 12th General Election: An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14, No.4 (2010), pp. 511-512.

期。选修有关东南亚华人研究课题的课程给予我接触马来西亚政治及华人在当中所饰之角色的机会、开拓了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与兴趣，使我获益匪浅。此外，在求学过程之余，我亦有幸结识许多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从大马华人的身份出发，每与其谈及有关马来西亚政治等课题都让我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公民意识、政治心态等有了深一层之认识。这不仅让我察觉到马来西亚华人之政治思维模式有着突破族群束缚的倾向，更令我意识到其公民性有着重构的趋势。

再者，马来西亚公民社会、非政府社会组织如净选盟⁵等具有相当可观的活跃指数，其透过公民意识的视角，企图提出带公民性质的一系列政治诉求。值得一提的是，华人在其中一向被视为是不积极参与的一份子，在公民社会占据了处于边缘之位置。但是，由净选盟分别在 2011 与 2012 年所策划的 2.0、3.0 人民集会（Bersih 2.0、3.0 rallies）之中，华人明显扮演了积极、踊跃的角色，参与其中之人数更是前所未见的。⁶ 这无疑起到了颠覆大马华人对于政治漠视、缺乏公民意识之刻板印象的效果，对我亦起着一定程度的冲击。实际上，华人在净选盟人民集会中的表现是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公民身份认同上正进行重构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华人公民意识的醒觉似乎不受学术界之重视，对于大马华人公民性重构的趋势之起源、发展、甚至未来走向也一概被忽视了，实为一缺憾。笔者盼能透过此研究厘清华人公民意识醒觉的来龙去脉，进而探讨其意义与影响，也希望作出对于探讨马来西亚公民运动的学术贡献。

另外一项研究动机源自此论文之专题人物—黄进发博士。笔者在参加了黄博士的一次有关于马来西亚政治局势的讲座后，对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产生了新看法，这对于我想探讨此项课题的决定有着正面的影响。黄博士是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之一，此论文将他锁定为研究对象的动机除了是因为其具体行为反映了大马华人政治思维模式趋于公民化之外，更是因为其被视为是大马华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先驱，下文将作出更为详细的解说。

⁵ 马来西亚社会组织“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之简称，以建造更民主、透明的选举制度为主旨。

⁶ 〈大马年轻一代公民意识觉醒, 华人参与政治热情提升〉，《中国新闻网》（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11-22/4349209.shtml>），2012 年 11 月 22 日（浏览：2012 年 12 月 29 日）。

第二节 文献评论

Meredith L. Weiss 在书中对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进行了描述，清楚展示了马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所提出之政治诉求。他明确指出自 1998 烈火莫熄运动

(Reformasi) 过后，大马人民已逐渐突破了族群式思维模式，转而透过公民社会提出脱离种族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从中致使公民社会能够壮大起来。虽然作者较多的是以叙述性的手法概括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并以其作为焦点的探讨主体，但是 Meredith L. Weiss 的著作却为本研究设下了论证脉络，即透过公民社会与政治诉求等视角勘察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公民性的重构。⁷

潘永强的研究概括性地探讨马国华社社会运动的发展脉络与性质转换，为本文提供了充裕的相关资料。⁸ 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在发觉华裔社会运动与其背后诉求在性质上产生变化的基础上，没有进一步推衍华人在政治思想与对于公民性意识有再构造的倾向，更没有将其与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本研究除了会弥补这一缺憾以外，更会探析导致所谓重构的潜在因素，从更深入的层次诠释马来西亚华族的社会运动及其演变。此外，本文也将突破表层，以马国知名社运份子黄进发博士作为个案研究，盼能使论文观点具体、深刻化。

对于介绍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大背景，宋镇照⁹的和许利平、骆永昆¹⁰的皆起到了作用，为本论文提供了背景框架。前者侧重探析的是马来西亚政治格局的发展，而后两者则把焦点锁定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与其具体影响。

许梅¹¹与 Wang Gungwu¹²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在国家独立后所表现的族群性

⁷ Meredith L. Weiss,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Civil Society and Coali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⁸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3期（2009年），页83-89。

⁹ 宋镇照，〈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变迁：走向两线政治发展或政治动荡？〉，《战略安全研析》第40期（2008年），页33-39。

¹⁰ 许利平、骆永昆，〈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东南亚南亚研究》第3期（2011年），页7-14。

¹¹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东南亚研究》第1期（2004年），页58-63。

¹²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43(Sep 1970), pp. 1-30.

做了简洁、扼要的概括。廖小健的论文¹³则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逐渐脱离族群性作了初步探讨，但是论文只着重于以政治层面看待政治思维的转换，并没有全面性的发掘背后牵连诸如象公民意识之觉醒、公民社会参与等重要概念。二者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本论文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

本论文的案例研究为专题人物：黄进发博士，收集了其在 2001 年前报章评论的著作《草昧十年》，¹⁴ 为了解他的政治理念、公民意识提供了关键性材料。遗憾的是，基于其不曾引起学术界对于其的关注，有关的文献资料极为稀疏。对于黄进发近十多年来的公民社会参与和从族群到公民的公民性重构之趋势的资料空缺，将会由与他进行的访谈填补。此外，身为马来西亚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黄进发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论文对于阐述马来西亚上届选举的政治海啸¹⁵与揭示执政联盟在政治和选举制度的霸权¹⁶有助于为本论文提供一个论述的背景脉络。

第三节 概念介绍

一、公民性之重构

马来西亚华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马国落地生根，本土意识亦随之崛起，国家的独立意味着华社获有公民的身份，但是所谓的公民性（citizenship）值得深究。早期的华人族群局限于族群的政治思维模式（communalism），反映在对于种族政党的支持，这种从华人视角出发的思考心态导致其所关注的政治、社会课题与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仅限于自己族群内部。公民性之重构指的是华人族群跨越、突破族群式的束缚，从马来西亚人的立场出发，无论是所提之诉求抑或所参与之社会运动都具公民性质（civility），不受自身族群影响、限制，

¹³ 廖小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与困惑〉，《东南亚纵横》第 6 期（2002 年），页 22-26。

¹⁴ 黄进发《草昧十年》（吉隆坡：燧人氏事业，2002）。

¹⁵ Wong Chin-Huat, Chin, James, “Malaysia’s Electoral Upheava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3 July (2009), pp. 71-85.

¹⁶ Wong Chin-Huat, Chin, James and Othman, Norani, “Malaysia - towards a topology of an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Democratization*, Vol.17, No.5, 2010, pp. 920 — 949.

更有支持非族群政党的政治倾向。表面上，公民性重构的概念相当鲜明，从“族群”到“公民”的政治思维模式转变具有明显的对立性，界限亦很明确，但若深刻剖析，其深具模糊性，甚至还有重叠之部分；重构公民性的过程并非直截了当，有关于这部分的论述将在第二章中详细展开。

二、公民社会

本文企图通过华人在公民社会里的表现彰显其公民性正进行重构的观点，有必要进行对于公民社会的概述。历来对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定义众说纷纭，现代将其理解为区别于国家机构，由民间多元、自由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及其活跃份子（social activist）等所形成的崇尚公民权利之民主社会，是一抽象性的概念。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具有对抗性的关系，前者在维护公民权利、实现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对于后者形成一股行政权力上的制约与监督¹⁷，而强势政权对于公民社会的压制亦是必然的。显而易见，公民社会是民主程序的核心，其成熟度、活跃性是国家民主性的有效衡量，¹⁸ 更是人民对于公民意识之醒觉程度的指标。政治诉求是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之体现，公民社会份子（civil society agents）通常透过在公共领域的社会运动对政权产生一定的压力，¹⁹ 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凝聚力。²⁰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属于公民社会的一份子，其可进而分为公民组织（civic organization）与族群组织（communitarian organization）。所谓的族群组织具有排他、单元性质，在很大的程度上以维护自己族群的利益为出发点，²¹ 与以追求政治制度民主透明、平等为主的公民组

¹⁷ 韦昌海、李会忠，〈试论公民社会构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学理论》第13期（2010年），页30-31。

¹⁸ 江波，〈公民社会：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铜陵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10年6月28日），页59-62。

¹⁹ 李凯伦，〈体制内改革可行吗？〉，《当代评论》第1期第10卷（2011年10月），页88-90。

²⁰ Robert D. Putnam, Robert Leonardi, Raffaella Y.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²¹ Azeem Fazwan Ahmad Farouk, "The Limits of Civil Society in Democratizing the State: The Malaysian Case", *Kajian Malaysia*, Vol.29, No.1, 2011, pp. 101-104.

织相比较起来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况且，不同族群组织间的诉求目标可能存有内在的冲突性，具有分化社会的一股势力；对于二者的加以区分将有助于本论文理论框架的设置。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重心在于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之重构，因此锁定的目标必定是马来西亚华人这个群体；然而，倘若以马来西亚华人一整个群体来探究的话将难以深入，对于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帮助也不大。因此，除了运用一些书籍、学术论文作为参考文献来进行论点之论述以外，本文将一位马来西亚华人作为案例研究，盼能一窥引起公民意识觉醒的具体原因及其发展过程。本文的个案研究方法是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而专题人物则是黄进发博士。

图一：黄进发博士与笔者的合照



（资料来源：摄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

黄进发博士是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中的积极份子，除了参与公民性质的社会运动、提出具有公民性质色彩的政治诉求之外，他也有份策划、发起等，可说是公民社会中华人族群的鲜明代表、先驱，其在华社也带有一定的影响、号召力。黄进发参与了 1999 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也有份发起类似

2001年成立的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和2005年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等不局限于族群性的非政府社会团体。²² 从这初步的简介已可看出使用黄进发作为案例研究的恰当性，他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活跃表现充分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意识的醒觉，更显示了其在公民性上出现重构的现象，深具典型意义。

虽然个案研究可能不具全面的代表性，但就目前为止，这起码能让我们进一步窥探、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意识萌生、崛起及具体发展的过程。此外，黄进发也是马来西亚政治的研究者、其博士论文探讨了马来西亚的选举与政治制度，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与公民社会等都有充分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将征询他对于华人公民性重构、公民意识觉醒未来之走向与趋势的看法，希望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研究起到启发性的效应。

第五节 论文结构

这一节将简单介绍本论文的内容架构，目的是让论文在章节上的铺排更具清晰度。

首章已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与对象，也简略地进行了文献评论。第二章将概括性地介绍马来西亚政治、其公民社会及华人政治的背景，以便为本论文提供论述框架。此外，这一章也会从华人在公民社会的参与度和所提出的政治诉求等具体探讨本文论点，即马来西亚华人呈现公民性重构的现象。

第三章是黄进发的案例研究。透过访谈，本文希望能进一步带出专题人物黄进发在公民社会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在提出政治诉求时的心路历程，目的是让华人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与发展具体化。

第四章拟探讨黄进发眼中公民社会、华人公民意识觉醒等的现状与发展，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研究者的视角去剖析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意识崛起趋势的未来走向与影响力。

²² 黄国富，〈挣扎在威权政体与族群政治中的媒体改革——以马来西亚“撰稿人联盟”的实践为例〉，《台湾东南亚学刊》第5卷第2期（2008年10月），页92-101。

最后一章为概括性的总结，希望本论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启发更多研究者从重构后的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去分析、探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也盼能引起对于公民社会之华人角色的注意。

第二章 公民性的重构：大马华人政治思维模式的转换

第一节 马来西亚政治格局

一、马来西亚政治背景

马来西亚曾被殖民（分而治之策略的运用）的过往与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特征对其政治背景、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里将进行简略的简介，为论点提供一个背景框架。早在三、四个世纪以前，西方列强如葡萄牙、荷兰等便将帝国主义的触角延伸至马来西亚。到了1911年，其正式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称作马来亚，直至1957年8月31日才正式独立。自建国至今的五十多年来，从英国获得政权的国阵便一直是国家的领导，呈现出一个强势、威权国家机关的领导发展模式；²³ 强势、威权指的是一股不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氛围，一种对于反对势力、公民社会等的压制。²⁴

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种族、文化、宗教等特色著称，但是其在独立后便实行君主立宪制之政治体制，长期执政联盟国阵又以“巫统”（UMNO）为首，马来族群可以说拥有了政治主导权，马来主权也自然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²⁵ 占据了国家政治的核心地位。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的导火线被认为是种族经济不平衡，使执政政府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理由，压抑华人的同时，其主要目的在于给予马来人特权；往后更有多对于华人族群不平等之政策陆续登场。²⁶ 在以马来人口占据绝大多数情势下，这种以马来特权之种族政治手腕不公平的选举制度为国阵制造了一定的政治优势，²⁷ 但也难免引起了族群关系间的紧张。

²³ 宋镇照，〈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变迁：走向两线政治发展或政治动荡？〉，《战略安全研析》第40期（2008年），页33-39。

²⁴ Meredith L. Weiss,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7.

²⁵ 同注23。

²⁶ 许利平、骆永昆，〈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东南亚南亚研究》第3期（2011年），页7-14。

²⁷ Wong Chin-Huat, Chin, James and Othman, Norani, “Malaysia - towards a topology of an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Democratization*, Vol.17, No.5, 2010, pp. 920 — 949.

在了解马来霸权的政治背景后，以下将进一步重点介绍马国华人政治，侧重阐述的是公民意识仍未显著时的状态，重现并还没产生重构的公民性面貌，这将有助于本论文的论述。

二、旧式公民性：华人参政的族群性

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向来展示出高度的族群性质，²⁸ 此立场将通过以下两点的叙述加以支撑。首先，马国华人通常趋向以单一种族政党作为其政治代表，主要为执政联盟成员政党之一、全国最大华人族群政党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华人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尽管独立后当地意识崛起，还是选择以族群政党之政治途径来保卫自身权益。²⁹ 实际上，马国华社一般持有着一种“有人在朝好办事”的心理，³⁰ 普遍认为华人政党是保全自己族群利益最好的工具，体现出极为浓厚的族群色彩。正因为这种“族群”政治思维模式，马华公会从独立至今，一直是领导国家的政党之一，是国阵及其前身“联盟”组织（Alliance Party）的重要、核心成员，更具有相当庞大数量的党员与下属组织。³¹ 打着华人种族政党旗帜的马华公会能够在政坛屹立不倒、占有当家做主一席之地全仰赖华社之力挺，华社对于其的支持可见一斑。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与种族政党马华公会的联系得追溯至二战后的殖民时期，成立于1949年的马华公会，其目的是在当时紧急法令的大背景下维护华人的权益。³² 当时的联邦宪法严厉限制外来移民获得公民权，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势力又正处于支离破碎的处境，缺乏凝聚力直接导致华社处于弱势的政治地位。面对外界所存有着的种种挑战与困难，华人的政治命运随之陷入了谷底，以“促进华人团结”为主要宗旨之一的马华公会之出现起到了团结大马华社的

²⁸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43(Sep 1970), pp. 1-30.

²⁹ 许国栋，〈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1995年），页1-10。

³⁰ 〈陈财和：有人在朝好办事，马华强大对华社有利〉，《光华日报》（网址：<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2/06/24/18.html>），2012年06月24日（浏览：2012年12月30日）。

³¹ 同注29。

³²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东南亚研究》第1期（2004年），页58-63。

作用，³³ 其更毅然决然肩负起了替马来亚华人争取公民权、利益如造福新村华人、捍卫华文教育等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及二战残留下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马来霸权的政治形态更是附加在华人权益上的繁重枷锁，依旧标榜族群利益为政治方针的马华公会仍被广大华社视为是在恶劣政治、社会环境中的唯一选择。若以 1999 年的全国大选为例，在国阵、巫统面对马来选票流失的严峻局势下，马华公会仍获得了可观的 29 个国会议席，³⁴ 成功地让执政联盟蝉联，反观以华人为核心的非种族政党民主行动党在 1999 年仅获得了 10 个席位。这不只体现出大马华人对于马华公会的支持，其积极拥护种族政治的心理更反映了“族群”性质的公民性。

其二，第一章中曾提及公民社会成员常通过社会运动带出公民诉求，自建国以来，马来西亚华人不乏发动或参与社会运动，但如若进一步观察，不难发觉其大多不具“公民”性质之诉求，关注、围绕族群利益的出发点极为鲜明。以形成对于威权政府强而有力的制约势力为目的的公民社会，其透过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视角，追求的是种族平等、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落实等；反观华社在上个世纪所发起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因为其集体利益、诉求无法制度性的方式获得表达，³⁵ 作为少数群体的华人群体只能以社会运动，盼能从中向政权表示不满、施加压力。由族群组织、团体发起带有“族群”特征的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了以争取华校地位、将华文列为官方语言与申办独立大学等的华教运动³⁶以及在面对不平的经济政策下，推动捍卫民族经济权益的一系列运动。

³³ 许国栋，〈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1 期（1995 年），页 1-10。

³⁴ 廖小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与困惑〉，《东南亚纵横》第 6 期（2002 年），页 22-26。

³⁵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 3 期（2009 年），页 83-89。

³⁶ 祝家丰，〈海外华文教育辛酸史：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个案研究，1995-2008〉，《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2009 年 05 月 09 日，页 75-77。

此外，独立后的马华社运成员如董总、教总等也时常以马华公会为协商中介，³⁷ 向执政者提出诉求，可见其关注焦点被限制于族群框架内，仍一贯的以华人而不是马来西亚公民之视角、身份来思考或向政府控诉。从这一观点出发，上世纪的马国华社之社会运动透露出了强烈的族群性质，显然必须与公民社会之社运区分、隔离开来。以上所述反映了华人旧式公民性之“族群”政治思维模式，下文将展示其局限与矛盾，盼能揭示华人公民性进行重构的缘由。

三、族群性质公民性之局限与矛盾

马国华人之所以使得公民性一贯限制于族群政治思维模式当中，这提升至对于华人族群政党的实际支持，其初衷无非是想要在马来霸权的恶劣政治环境中捍卫自身利益。不过这种族群性的思考路线充满了局限与矛盾，越来越多的华人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谓的局限，是指主要华人族群政党的马华公会在执政联盟中每况愈下的地位，作为执政党国民阵线的政党之一，其逐渐被视为附庸于巫统的边缘政党，³⁸ 无法有效为华人谋取，甚至维护权益。1969年的“513事件”除了整体削弱华人在经济上的实力，也促使了原来为马来西亚获取独立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三大政党组成）被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取代。³⁹ 新政治格局的落实意味着马华公会地位的下滑，依附于核心政党而存活的它只能在与巫统合作的基础上透过协商来谋求华人利益，⁴⁰ 既失去了政治主导权，在争取有利华社的政治事项往往表现得被动、有心无力。

另外，独立至今，马来西亚的内阁部门一直在增加，从1959年的14个增加至现今的25个，但马华公会向来只拥有4个部长席位，⁴¹ 无论华人选票多关

³⁷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3期（2009年），页83-89。

³⁸ 张应龙，〈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2002年），页15-22。

³⁹ 宋镇照，〈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变迁：走向两线政治发展或政治动荡？〉，《战略安全研析》第40期（2008年），页33-39。

⁴⁰ 许国栋，〈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1995年），页1-10。

⁴¹ 廖小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与困惑〉，《东南亚纵横》第6期（2002年），页22-26。

键、反映多热烈，马华公会表现多突出，行政代表名额一如既往。况且，自 70 年代中期开始，马华公会领袖已不再担任被认为是重要内阁部门之部长如财政、工商等。⁴² 以上所述不仅体现了华人行政代表权的下滑，也显示出马华公会从独立至今地位逐渐边缘化之走向，更揭露华人从族群视角的公民性和以族群政党来维护利益之局限。这种局限体现于诸多关系着华人群体利益的政策如独中统考文凭不被承认、华校建校经费不足、华商面对种种经济上钳制等都无法被当家不当权的马华公会所改变、甚至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国阵在面对马来选票流失的当儿，有必要开始拉拢、讨好华人族群，逐渐聆听华人选民的诉求之余也极力塑造一种公平对待所有种族的形象；不过这些所谓向华人伸出橄榄枝的手段仅是治标而不治本，优待马来族群、忽略少数民族群的局势始终如一。⁴³

此外，选择支持华人族群政党有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上文提及以马来民族政党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阵奉行的是典型的种族政治，以马来人为“土地之子”（Bumiputra）的理由，实施一系列以马来族群优先的政策，如其享有种种的政治经济特权，马来语也成为教育体系与官方语言的首要语言等。⁴⁴ 面对华社权益遭受剥夺、地位不平等的局势，华人沦为二等公民，这决定了马华公会作为华人族群政党政治上奋斗的方针，也替政党的必要性寻获一个自圆其说的正当性。但是，种族政治能够实行，实与马华公会选择依附巫统，通过调和妥协的政治路线以换取自身参与执政地位的筹码⁴⁵脱离不了干系。若马华公会在维护族群利益的前提是不触怒巫统，结果可想而知的是妥协，华社利益自然被牺牲、典当。显而易见，马华公会作为种族政党，更是执政联盟之成员，其作为种族政治推手之一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矛盾之处就在于重构之前的华人公

⁴² 廖小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与困惑〉，《东南亚纵横》第 6 期（2002 年），页 22-26。

⁴³ 丘光耀，〈从“民族认同”到“国族认同”——一九九五年马来西亚大选华人心态的分析〉，《八桂侨史》第 3 期（1995 年），页 26-31。

⁴⁴ 许国栋，〈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1 期（1995 年），页 1-10。

⁴⁵ 同上。

民性，其族群性模式不仅无法保障其权益，反而使华社在某种程度受到利益上的削弱。⁴⁶

下节将进行对于马来西亚公民社会进程的介绍，把焦点投射到华人在其中所饰演的角色，透过这一视角为华人公民性之重构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

第二节 马来西亚公民社会

面对强势政权的压制，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从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至 1998 年烈火莫熄（Reformasi）社会运动的 40 年左右都是相对沉寂的。⁴⁷ 除了执政政府的铁腕统治以外，另一主要因素还在于当时马来西亚各族群对于公民性的认识仍停留在各自族群的本位，而非有意识进行公民社会式的向非民主、不自由政权、制度提出控诉。直至 1998 年的烈火莫熄（Reformasi）社会运动，情况才有所转变。烈火莫熄是 1998 年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被革职不久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群众示威和集会；这项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以马来族群为主，但也包括了其它不同种族，参与者志在宣泄对于威权政府的不满。⁴⁸

“Reformasi”是马来语，意思是改变，这项社会运动的主要导火线是中产阶级的怨言与对于政府性质和政策的质疑，目标在于要求更公正、透明的民主制度。⁴⁹ 烈火莫熄对于马来西亚公民社产生了巨大、长远的影响，具体影响有二。首先，许多公民社会的社运份子都是在经过了烈火莫熄的洗礼后，对于国家发展问题才有了清晰、完善的了解，认识到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形成对于当权者的对立力量，向其施压、制约才是可行之策。⁵⁰

⁴⁶ 张应龙，〈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2 期（2002 年），页 15-22。

⁴⁷ Meredith L. Weiss,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1-83.

⁴⁸ Meredith L. Weiss,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7-138.

⁴⁹ 同上。

⁵⁰ 李凯伦，〈体制内改革可行吗？〉，《当代评论》第 1 期第 10 卷，（2011 年 10 月），页 88-90。

图二：安华与烈火莫熄社会运动



(资料来源：<http://anwaribrahimblog.com/2008/09/21/sept-20-1998-the-spark-that-lit-reformasi/>)

再者，烈火莫熄是一股团结、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它催生了许多非政府组织、致使了许多社会团体的诞生，更唤起了在野政党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社团的联盟。⁵¹ 这些组织、团体不具有族群性质的色彩，是公民社会的生力军，况且，烈火莫熄是公民社会份子的凝聚力量，促使了其目标、行动性质的一致性；自此之后，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能与威权政权相抗衡，大规模的奋起抗争所形成的压力导致铁腕政治的弱化，有效形成公民社会和政权在状态上的平衡。

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与在野的反对党关系十分紧密，⁵² 例如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与反稀土厂运动（Stop Lynas, Save Malaysia）等等都是公民社会组织和反对党组合形成的社运联盟。虽然反对党与公民社会参与公民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存在不同，但二者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所追求的是制约政府的强势性，建设更加公平与民主的政治制度与问责文化。虽然这无疑壮大了公民社

⁵¹ Meredith L. Weiss,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

⁵² 本论文主要提及的反对党指的是最大的在野政治联盟——人民联盟（简称民联）。民联是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泛马回教党组成的联合阵线，比起标榜种族政治的国阵，其持有民主主义之政治主张，政党的种族色彩也相对不明显。

会，但这也导致公民社会运动遭政治化的命运，当权政府常借其被反对党利用的理由进行对于公民社会的打压。⁵³

另外，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对于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社交网络，人民能够取得被政府所控制以外的政治讯息，其提供了公民社会份子间的交流空间，亦是动员社运参与份子的有效工具；⁵⁴ 政府垄断媒体、掌握话语权的局面从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新媒体更有增进社会资本与多元化等功能，仿佛如非政府组织般体现“参与性民主”的色彩。⁵⁵ 显而易见，网络社交媒体为公民社会提供了正面发展的契机，在新媒体驰骋的时代，公民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与走向值得深究。

再来看看马来西亚华人在公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往马来西亚华人的公民性与政治参与往往受族群框架限制，但烈火莫熄的启蒙导致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意识的醒觉。华人族群更积极参与了公民社会运动，在公民社会中越来越活跃，例如净选盟在 2007 年的首次集会中，参与者以马来人为主，华人仅占了 10%；到了 2011 年 7 月 9 日的第二次集会，华人的比例上升到 30%。2012 年 4 月 28 日第三次净选盟集会，其参与者就有 40% 是华人。⁵⁶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模式已渐渐地从族群性转移至公民性，实现公民性之重构的大趋势。本文将在下一节更详细地陈述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之重构。

⁵³ 〈纳吉吁净选盟及反对党，不要制造假象欺骗人民〉，《东盟经济时报》（网址：<http://www.aseancon.com/?action-viewnews-itemid-63068>），2012 年 04 月 29 日（浏览：2012 年 9 月 22 日）。

⁵⁴ 马小娟，〈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国出版》第 24 期（2011 年），页 22-25。

⁵⁵ 〈参与性媒体与参与性民主〉，《当今大马》（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50926>），2006 年 05 月 11 日（浏览：2012 年 11 月 09 日）。

⁵⁶ 〈大马年轻一代公民意识觉醒，华人参与政治热情提升〉，《中国新闻网》（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11-22/4349209.shtml>），2012 年 11 月 22 日（浏览：2012 年 12 月 29 日）。

图三：709 净选盟群众集会



(资料来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11/7/10/n3310890.htm>)

第三节 马国华人公民性的重构

上节提及近年来华人在公民社会中活跃性的提升反映了华人族群中公民意识醒觉的逐渐扩散、体现了公民性族群模式的跨越。实际上，这与第一节中探讨的“旧式”公民性之局限与矛盾息息相关；种族政治与华人族群政党无法有效保障华人族群的权益，限制在以往的公民性范畴甚至致使华人公民权利的削弱、同时面对诸多不平。若要维护华社利益，彻底根除种族政治，建设公正、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当务之急，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公民意识的醒觉、公民性的重构，马国华人在公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进程能够反映这一点，值得关注，下文将有所阐述。

一、公民社会：华人角色进程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社运自国家独立以后偏重于关注自身族群之利益，最早呈现出不漠视公共议题的态度、出现在公民社会范畴内可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马国政府筹划了社团法令与官方机密法令，企图以之限制公民结社与信息上的自由，⁵⁷ 这种压制公民社会的手段遭到了非华裔的社运份子的反对，

⁵⁷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 3 期（2009 年），页 83-89。

也首次见证了 15 个华团参与其中。⁵⁸ 对于马国华社社会运动和公民性质而言，这是不可忽视的突破与转变，以民权、平等、自由等为主要诉求的运动也对国家政权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此时的华人参与者数量并不显著，对于广大华社而言也不具深远的影响力，华人在公民社会处于边缘地带，所饰演的角色起不到太大的效应。

到了 90 年代末，一部分的华裔社运与知识份子参与了“烈火莫熄”的游行示威运动，积极跨越了种族局限，但绝大部分的华人却认为事不关己，保持隔岸观火的态度。⁵⁹ 要注意的是，“烈火莫熄”对于华人族群的影响不可小觑，受到洗礼的华人在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因此而提升了，由两千多个华团联合发起的《1999 年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简称《大选诉求》）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大选诉求》是由华人族群组织共同签署，在传统华团之形式下进行，逃脱不了族群模式色彩，但其诉求不仅限于华族文化、华教等议题，而是以要求政府在族群课题上表现平等、公正态度等为主，⁶⁰ 具有高度的公民性质（诉求具体事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应该放置于公民社会的框架下探讨。

《大选诉求》中的华团与社运份子在数量上相当可观，显示了华人公民意识逐渐醒觉的这股趋势，但其仍有意识的以族群团体为主体，作为参与公民社会的媒介，这里反映的是大马华人公民性重构的过渡期。

与上世纪末不同的是，近年来的大马华人公民社会份子自觉的以重构之公民性身份认同参与其中，重构过程大体完成，呈现彻底摆脱族群色彩的走向。若以华社重大参与的社会运动为例，其已往往不由华团发起，华人族群更多的是透过参与更具独立、自主、多元性的组织提出诉求。⁶¹ 此外，华人公民性的重构也能从其所关注的议题、提出的政治诉求性质等看出端倪；例如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马来西亚青年及学生民主运动（学运）等团体已不复止步于仅注意华族文化、华文教育等族群范围内的课题。其反而将焦点放

⁵⁸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 3 期（2009 年），页 83-89。

⁵⁹ 谭贞洁，〈“‘烈火莫熄’世代的源起：马来西亚华社新生代运动者初”探硕士论文简介〉，《亚太研究论坛》第 26 期（2004 年 12 月），页 248-251。

⁶⁰ 同注 58。

⁶¹ 同注 58。

大、扩展至人权、选举改革、环境等，开启了跨族群组织合作、结盟的可能性。⁶² 正如上节所言，马国华人群体在这个世纪也更加积极的推动、参与富公民性质的社会运动，其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逐渐饰演了更为积极、关键的角色。

图四：响应净选盟号召的华人群众



(资料来源：<http://cforum.cari.com.my/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5774>)

透过以上对于华人在公民社会参与进程的阐述，不难察觉其从族群到公民的公民性质转向、重构，以下将进而透过其具体在《大选诉求》中提出的政治诉求，切换视角来进行深刻探索。

二、华人群体政治诉求

1999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前夕所拟定的《大选诉求》，主要是在关键时段向各候选人提出利益表达、施压的手段，在8月11日由11个华团签署发起，到了大选前，共有2095个个华团联署参与，局势空前壮大。《大选诉求》可分为17大项，一共有83条，涵盖了教育、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实际上，《大

⁶²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3期（2009年），页83-89。

选诉求》可被视为是进一步扩展、延续了 1985 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的基本内容，其更为成熟、也更关注超族群利益。⁶³ 《大选诉求》之内容包括了提出公平之经济政策、维护人权、更自由平等的教育政策、公正的大众媒体、尊重工人权益等诉求；具体事项如“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采取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 / 非土著’的区分”，“制定更开明的多元艺术和文化政策”等无不显示华团、华人族群翻越种族樊篱的心态，以重构之公民性、视角体现民权关怀，⁶⁴ 其凸显了华社跨越以往的族群性，意义重大、成就非凡。

但可惜的是，《大选诉求》从提出、推动、签署等过程、形式都只限于华人社群，⁶⁵ 这反映了华人公民性重构仍不完整，也形成了“族群性”之把柄，遭到了巫统青年团的猜忌、反对，因此其没有太大的实际作为。不过，《大选诉求》对于唤起华社对于国家议题、政治的关注，指引华人族群日后参政的主流走向与直接导致华人族群性的跨越、公民性的重构等深具影响力。下节是此章的小总结，将更具体的对马国华人公民性重构内在的对立性与重叠性进行剖析。

三、马国华社公民性之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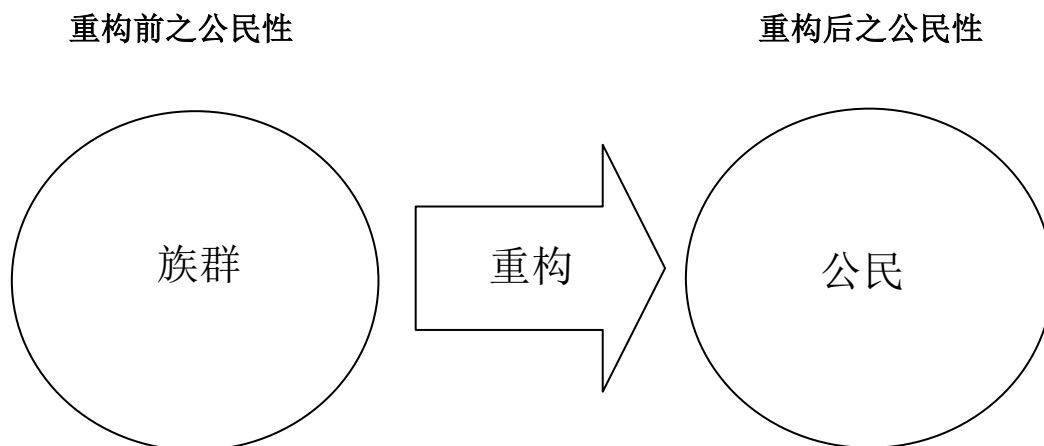
所谓马国华人公民性之重构，指的是基于公民性醒觉而进行对于公民意识的重新定位和排序，其已自觉地以马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参与政治、提出诉求，跨越旧有公民性族群思维模式之局限。表面上，重构公民性的过程简洁、了当，重构前后的对立性相当明显，这里将凭借以下图 2.1 进行解说：

⁶³ 赵海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东南亚研究》第 5 期（2011 年），页 78-85。

⁶⁴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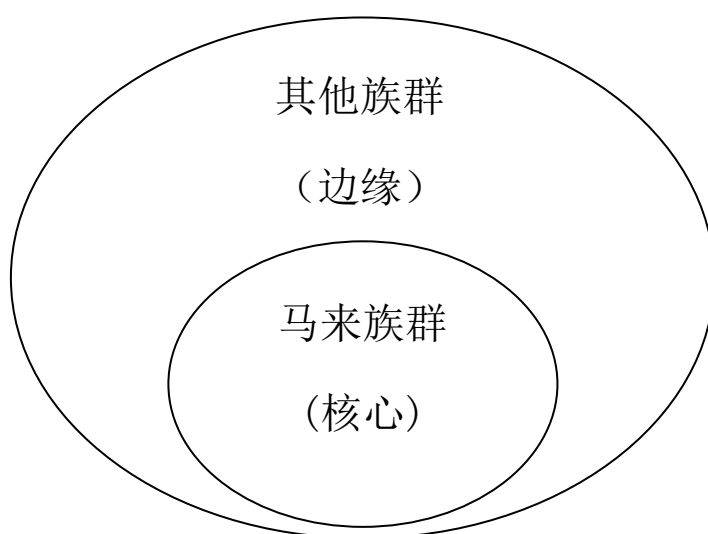
⁶⁵ 同上。

图 2.1:公民性重构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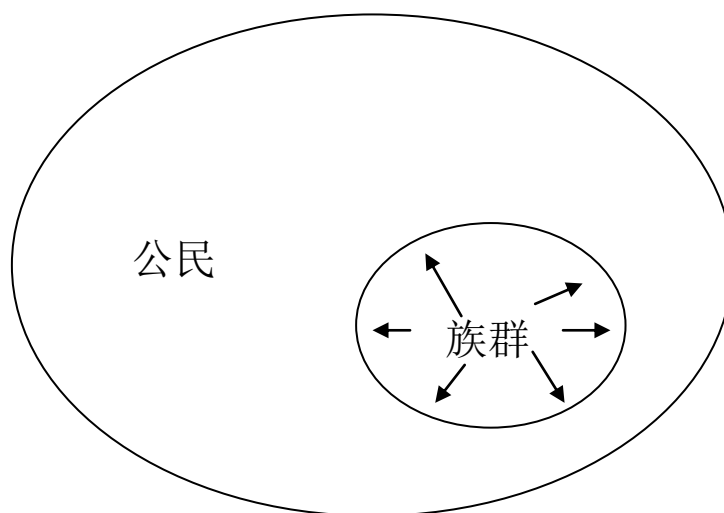
从诉求、社运性质来看，重构后的公民性从一贯的以族群意识为主要模式过渡、转换至公民意识显著的状态，其挣脱了华人族群的枷锁，二者概念界限分明，似乎存有平行、对立的关系。但是，旧式公民性族群模式的局限与矛盾是促使公民性重构的其中一股推动力，图 2.2 将阐明所谓的马来西亚族群的权力结构。

图 2.2:马国族群的权力结构



以图 2.2 为例，马来西亚族群间的权力架构以马来民族为主要核心，其余族群如华人、印度人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范畴里的权益皆受剥削，好似沦为二等公民。在族群意识驱使下的公民性显然充满局限性，更可能危害自身族群的利益。因此从族群跨越至公民，除了是公民意识的醒觉，更是维护自身族群权力、利益的另一种思考模式。若是从目标的观点出发，重构后的公民性是旧式公民性的扩展，同时其中更存有重叠之区域，反映在以下图 2.3：

图 2.3: 公民性与族群性之关系



突破了以往固步自封的族群性，重构后之公民性从一个更高的平台，透过公民社会、政治诉求等要求全面的平等、公正及民主制度以抗衡现有的种族霸权政治局面。

在了解大马华社公民性重构的论点以后，以下将进行案研究，而专题人物是马来西亚华人社运份子（civil activist）黄进发博士。其逻辑在于进一步阐释本文有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重构的观点、厘清公民意识从萌芽至发展的过程以及更好了解这股重构趋势的未来走向，相信个案研究将起到使本论文之论点深刻化的效果。

第三章 力图压垮骆驼的麦秆：黄进发的案例研究

本章将以专题人物黄进发的案例研究来进行对于马国华人公民性重构之启蒙、发展的窥探。黄进发博士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中曾发起、参与过许多社会运动，所表现的积极、活跃性使其成为华人族群在公民社会中的鲜明旗帜。无党无派的他不具政治野心，更不是任何政党的代言人，⁶⁶ 其参与社会运动是基于对结构式族群性的不满，也是因公民意识的醒觉。无论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一个黑色马来西亚（IBLACKMalaysia）等带有公民性质的诉求运动中都可可见到黄进发的身影，其具体行动展示了他深具高度公民意识的公民性。

他参与提出的诉求虽然包罗万有，从要求公正、平等的选举制度、公共政策，到呼吁杜绝贪污腐败、环境破坏，再到提出维护人权、建设问责文化等，不过一致的是其都带有所谓重构后公民性质之色彩。其实，黄进发早在上世纪末便参与了《大选诉求》运动，这跨越族群思维模式的先兆无疑奠定了他身为华人公民性重构先驱的地位；在华社从族群意识过渡至公民意识的思维转换当中，其具有典型意义。

黄进发曾将自己比喻成在骆驼背上的一根麦秆，⁶⁷ 骆驼指的是威权、强势、具伪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特质的政权；骆驼对比起麦秆显得强大、不可触犯，实力悬殊显而易见。纵使如此，他期许加入压垮骆驼背脊的麦秆行列，即使目标显得遥不可及，但他绝不甘沦为在压垮驼背进程中缺席的麦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我不知道最后一根压倒骆驼背的麦秆来了没有。如果它来了，
我不会现在离开，成为让那骆驼多活一天的那根麦秆。如果它还没有**

⁶⁶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⁶⁷ 〈愿是压垮骆驼的有用麦秆—黄进发〉，《犀乡资讯网》（网址：<http://www.ehornbill.com/v12/2012-11-06-12-02-23/2012-11-06-12-03-24/1317-2013-01-11-12-30-29>），2013年01月10日（浏览：2013年01月13日）。

来，我会在骆驼背上继续等待。我或许会掉落地上，被骆驼蹂躏。然而，仓库不是我的避风港，等着被咀嚼不是我选择的命运。”⁶⁸

因此，纵然面对政权打压、司法钳制等势力的压制，⁶⁹ 黄进发依然不遗余力透过社运为公民社会尽一分力。值得一提的是，压垮骆驼背脊需要的是集体力量，所以他在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实行自己制衡政权、维护权益的公民权利的当儿，不忘呼唤马来西亚公民（包括华人群体）同样成为有用的麦秆。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公民意识醒觉、公民性重构的道路上，其作为榜样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章的首节将阐释黄进发公民意识产生、觉醒的旅程，以其作为探讨马国华人重构公民性的道路上之代表，主要资料将来自与他进行的访谈。

第一节 黄进发：公民意识的醒觉

黄进发公民意识的提升、醒觉与其求学时期所经历的事迹有着莫大关系，以下将分别以他中学、大学时期的两段片断以及其学士学位如何影响其思考方针来深入阐明。

一、中学时期：种族意识之初体验

出生于 1973 年的霹雳州、金宝人黄进发，其小学（霹雳金宝培元华小）及中一至五的中学教育（霹雳金宝培元国民型中学）都就读于充满浓郁华人气息的华文国民型学校。这个时期的他已产生了维护自身、学生群体权益的想法，黄进发在中五创立了校内的消费人学会，主要调查校内食堂的食品价格、安全等，以确保学生群体之利益不会被剥削。⁷⁰ 此外，中学时期的黄进发萌生了对于政治的关注、兴趣，其政见也曾被《南洋商报》刊登过。但整体而言，黄进发在这期间仍处于重构前的公民性认知，并未具备自觉区分族群、公民性质之公民性的意识。

⁶⁸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 年 10 月 19 日。

⁶⁹ ‘Tear Gas, Water Cannons Fired at BERSIH Protestors’, *Malaysiakini*(Website Address: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96320>), 28-04-2012(Webpage Surfed: 29-09-2012).

⁷⁰ 同注 68。

至 1991 年，黄进发转入 S.M.K Seri Kampar 修读大学先修班，这是一所国民中学，对于其往后重构公民性产生了莫大的影响。黄进发在访谈中提及：

“我经过族群主义的阶段但我很早就‘毕业’了...庆幸(自己)过了一个多元的成长阶段。我上过华小，也上过马来学校，相信缺少任何一项都无法成就今天的我。如果我只进华小，相信会有很大的华人性，大概就非常的‘华人’。”⁷¹

据他所言，虽然校方对促进族群融合抱有正面态度，但一般进入国民中学的华裔学生都遇到一定的反弹、不公。比如他所参加的中六生学会在理事会选举时经常出现舞弊的情况；由于理事会选举制度不透明、加上老师的偏袒，致使主席向来由马来同学担任，其余族群同学在人数与职务重要性等方面则占据较为次要的地位。黄进发因此意识到了民主、透明选举制度的重要性，身为少数族群之一的他也见证了华人族群在种族主义制度下所承受的委屈与面对的压制。

后来成为中六生学会理事会成员之一的黄进发在即将毕业卸任的关头，积极说服理事会与理事会主席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期许做到公正、公开、公平。改革实施后的下一届理事会主席竟破天荒地由一名印度同学当选，这使他坚信推动制度化改革是可行的，使他确认这是让少数种族群体在种族主义体制下突围而出的道路。⁷² 黄进发对选举结果感到欣慰，不因为当选者不是华人而郁郁寡欢，可见其并不是华族主义的鼓吹者。以上所述可见其跨越族群局限的端倪、重新建构公民性的前奏，也为其以后参与各种社会运动、提出政治诉求等掀开了序幕。

二、大学生涯：跨越族群性思维

黄进发于 1993 年被马来亚大学经济系录取，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大一时的他便注意到华裔学生抱有浓厚的族群意识，反观黄进发却展示了高度跨越族群思维模式框架的积极性。例如当绝大多数华裔学生在挑选本族群的同房时，

⁷¹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 年 10 月 19 日。

⁷² 同上。

他却反其道而行，找了聊得开的一名马来籍混血儿作为其室友。⁷³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要数黄进发刚入校时所参与的大一迎新会。华裔学长在迎新会活动上的编排反映了高度的族群认同，象进餐时的座位安排便具高度的排他性。黄进发对此感到不以为然，毅然决然地邀请其室友与华人学生群体同桌共餐，企图打破这种局面。⁷⁴

据黄进发所言，大学的宿舍委员会选举向来呈现极为强烈的种族代表性，亦即各别族群只会投选自己群体的参选人，华裔学生也不外如此。选举制度是以获得最多选票的三名候选人分别担任最重要的三项职务，而职务的分配是以得票率的多寡来决定，得票率最高的担任主席，第二最高获任秘书，再其次便是财政一职。无可避免的，首两项职务一贯由占大多数的马来同学担任，而财政便如同是华人的专属职位，尽管有才华，但一些印度学生总是无缘获选。类似的情况在黄进发大一的时候再度发生了。由于认定将会获得所有的华裔选票，因此华裔学生“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并不积极拉票，认为当选似乎是天经地义的。⁷⁵黄进发并不认同这样的想法，寻求突破族群限制的他鼓吹华裔朋友改投积极拉拢各方支持兼具办事能力的一名印度参选人。黄进发坦言：

“他（指华裔候选人）给我们的信息是华人要投给华人，但我们的立场是你不出来拉票我就不给，所以我和学长们开始决裂了。”⁷⁶

最后那名印度同学高票当选秘书一职，而华裔候选人竟名落孙山，宿舍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可谓令人意想不到。透过这次的经验，黄进发可以说是完全挣脱了族群思考方针的束缚、解开了“有人在朝好办事”的思维枷锁，他投票的考量是能者居之，并不以肌肤之色为其定夺。其是以宿舍成员的视角出发，为捍卫全体宿舍同学的权益行使其投票不认为有必要由华裔代表仅替华人学生群体代言。以上的“煽动性”行为并不被当时的华裔学长受落，黄进发在他们眼

⁷³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⁷⁴ 同上。

⁷⁵ 同上。

⁷⁶ 同上。

中成为了典当华人利益的“汉奸”，⁷⁷ 使其在住宿活动上受到排挤。但在在他看来，他自觉自己非但出卖了华裔学生群体的利益，相反的，他所向往的族群性突破、体制性改革实能够提供华裔学生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若从另一种角度看待，印度同学的高票当选意味着如果所有学生群体从族群局限获得解放，有能力的华裔候选人也不会仅仅限制于财政一职。显而易见，所谓的由族群至公民的思维模式转换并不是对立、平行的，它亦有重叠之部分。

黄进发坦言，大学的住宿经验让他透视种族政治，也了解如何与之周旋，

“我今天不相信族群政治是因为大学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了解种族政治怎么玩，要怎样突破。”⁷⁸

在深刻了解到受族群意识束缚的体制与思维所带来的对于各族群权益的局限后，即便面对众怒难犯的局势，永不屈服的黄进发并不因为这样而气馁、妥协，依然身体力行地奋起抗争。学长们的不满使他认识到在跨越族群式思维的当儿所要面对的阻力，这股阻力不仅来自体制的压抑，更来自自身族群的不谅解，也让其意识到有唤起华社走出强烈族群意识框框的必要性。这阶段的黄进发积极翻越族群性思维模式，与其后来以马来西亚公民的本位而非少数族群的视角出发看待国家政治、提出政治诉求等不谋而合。在他公民性重构的旅程中，大学求学时期可谓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经济学学士学位：解构种族政治

在马来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黄进发认为经济学的认知使他经常以利益的考量方式来思考政治问题；一种脱离道德、道义等抽象概念的思维路线，以较务实、实际的视角正视一切，⁷⁹ 对于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格局亦不例外。起初他先从自身、华社的本位出发洞察种族政治对于其经济利益的影响。逐渐的，他超越了族群界限，不将自己视为少数族群而是全国公民的一份子，反而心系着国家、人民的集体利益。这种思维突破实具远见，在国家、人民集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之下，族群利益必然遭受池鱼之殃。

⁷⁷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⁷⁸ 同上。

⁷⁹ 同上。

无党无派的黄进发由始至终保持自己的客观性，并不一味排斥所谓的种族政治。在他眼中，种族政治并不一定就无可取之处，⁸⁰ 对于消除族群间的不平等、促进民族融和，它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一来其可谓无可厚非。但是，在贪污、腐败的政权领导之下，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无法扮演正当利益分配的角色，黄进发说：

“种族主义、种族政治可能可以是一件好事...但它到了最后，整个过程变成了巫统的‘self-servicing’，榨取利益的工具。”⁸¹

在他看来，种族主义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不过到了今时今日，它反而制造了经济、阶级等一系列问题，公民意识因此有必要崛起以铲除这一政治制度弊病。由此可见，黄进发的公民性重构有其经济考量基础，并不是空穴来风。

黄进发在 2012 年获颁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探究了西马的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这让他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现状有了深入了解，也促使他更坚决地提出体制改革的诉求。第四章将更深入探索身为马来西亚政治研究家、评论员的黄进发对马国华人公民性重构、公民社会等的看法。在了解了黄进发从族群到公民的公民性重构之萌芽与根据以后，以下将进而探讨公民社会中的黄进发，盼能显现其重新构造公民性之具体发展。

第二节 公民社会中的运动份子：黄进发

此节将首先看待黄进发所参与、发起的具公民性质之社会与其背后具体的政治诉求，再探讨其发展如何随着时间线的推移而起变化。

一、黄进发的政治诉求：公民性重构之体现

黄进发最早活跃于公民社会是其在 1999 年起草的“人民才是老板”（People are the Boss）宣言，此宣言强调了民权、民意应该摆在第一位的观点，提出了制约威权政府强势性之必要。但是，这份宣言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令人关注的还是他在隔年加入《大选诉求》工委会担任执行秘书的举动。

⁸⁰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 年 10 月 19 日。

⁸¹ 同上。

黄进发虽然没有参与发起、草拟《大选诉求》的具体事项，但是却积极的参与其后续工作，例如与巫青团进行谈判等。⁸² 尽管他加入的是华人族群组织，不过就所提诉求的性质来看，基本上他展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再围绕着族群议题打转。

2001年前踊跃投稿的他经常将有关探讨种族主义、评论国家时局等文稿以华、英、马来三种语文在报章中发表，其更一度是《南洋商报》的政治专栏作家。黄进发的评论、文稿等不带族群色彩，以重构后公民性的提升视角透视国家政治、社会课题，例如替回教党（在野党）领袖不能在回教堂传教声援等。⁸³ 到了2001年5月28日，华人族群执政党马华公会收购了南洋报业控股，⁸⁴ 在许多人眼中，这是垄断马来西亚中文报业、扼制报章报道自由的行为，所谓的“528事件”引起了一片哗然。黄进发对此举动相当抗拒，认为它是钳制人民咽喉、限制言论自由之强权手段，是压制人权的铁腕政策，因此联合了另外41名评论人停止为南洋报业旗下的各大报章供稿。同年的6月8日，他们创立了撰稿人联盟（The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并首推黄进发为主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撰稿人联盟是由华人撰稿人发起的，但联盟表现出跨越族群、宗教、语言等界限的企图，与其他公民组织联结，在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框架下试图促进马来西亚的民主化。⁸⁵

此外，黄进发发起、参与的社会运动还包括了一个黑色马来西亚（1BLACKMalaysia）、⁸⁶ 全民挺明福（Malaysians for Beng Hock）、⁸⁷ 绿色

⁸²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⁸³ 同上。

⁸⁴ 黄国富，〈挣扎在威权政体与族群政治中的媒体改革——以马来西亚“撰稿人联盟”的实践为例〉，《台湾东南亚学刊》第5卷第2期（2008年），页89-118。

⁸⁵ 同上。

⁸⁶ 一个黑色马来西亚是黄进发2009年在网络发起的一项运动，主要是反对国阵政府在夺取霹靂州政权时所使用的手段。

⁸⁷ 成立于2010年08月的全民挺明福是呼吁彻查赵明福坠楼身亡案件的社运组织，透过这起案件，该组织关注并想提出的诉求围绕着人权自由、司法机构问责文化等。虽然事件主角赵明福是马来西亚华人，但是该事件与组织受到了不同族群的关注与支持，带有跨越族群性之意义。

盛会 2.0 (Himpunan Hijau 2.0)⁸⁸等。再来，黄进发也于 2009 年参与了由华人群体提出的《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随着华社公民性逐渐进行改变、整合，《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的筹委会已自觉提出“这是一份由马来西亚人，为各族裔马来西亚人草拟马来西亚人专案”⁸⁹的申明，更进而征求各族裔的学者、领袖提供相关意见。

身为公民社会社运份子的黄进发最显著的表现要属他在“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 (Bersih) (以下简称“净选盟”) 的参与。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的净选盟是由多个非政府团体、组织与在野政党联合发起的公民社会联盟，其主旨在于确保国内选举的自由与公平。净选盟分别在 2007、11、12 年举行了三次的群众集会，虽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由于有反对党的参与，换来政权的猜忌，都以警民冲突收场。⁹⁰ 黄进发曾指出净选盟提出的诉求直接威胁了巫统的政权，因此其使出恐吓、威胁等手段，企图限制参与集会的群众人数，更以暴力压制出席群众。⁹¹ 作为净选盟代言人的他并没有政党偏好的倾向，其试图透过推动国家政治、选举制度的改革、程序民主 (procedural democracy) 的落实，初衷实是要达到还政于民的目标。

⁸⁸ 举行于 2012 年 2 月 26 日的绿色盛会 2.0 是一项反公害集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等课题，由许多非政府组织、团体等共同发起，提出的具体诉求是反对莱纳斯稀土工厂进驻马来西亚一案。

⁸⁹ 摘自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官方网站 (网址: <http://www.huazong.my/en/node/173>)，(浏览于 2012 年 12 月 05 日)。

⁹⁰ Choong Pui Yee, “Malaysia’s Bersih 3.0: Sentiments, Perceptions and Politics”, *RSIS Commentaries* No.81 (10 May 2012), pp. 1-2.

⁹¹ 〈净选盟大集会乃二次独立，论者指压制缔造革命情感〉，《独立新闻在线》(网址: http://www.merdeka.com/news_v2.php?n=23188)，2012 年 03 月 04 日 (浏览: 2012 年 10 月 08 日)。

图五：参与净选盟和平集会的黄进发



(资料来源：<http://malaysiakini.com/2011/07/09/multiple-marches-in-kl-tear-gas-fired/>)

经由以上所述，黄进发显然是公民社会里不可多得的重要成员，从他身上更体现了华人公民意识逐渐醒觉的事实、公民性进行重构的趋势。但是，必须正视的是黄进发在公民社会中的具体行为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透过其发展观察出其公民意识醒觉程度由浅入深的进程，以下会加以阐明。

二、黄进发公民社会参与模式之进程

最初在公民社会崭露头角的黄进发采取的是较为静态、保守的参与模式，比如加入《大选诉求》的工委、发表其文稿等。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站到前线的重要性，⁹² 仅满足于从“大后方”参与抗争、提出诉求。这反映黄进发的公民醒觉程度并未到达成熟的境界，更没有起到调动其在公民社会活跃性的效应。但是，黄进发近年来的表现得更为积极，采纳一种动态的参与模式，例如参与净选盟的抗议集会，无畏地向强势政权发表控诉，这基本上奠定了其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中华人先驱的地位；也无疑是他公民意识趋于成熟化的标志。

实际上，黄进发参与模式的转变也起到了感染广大群众，鼓励其响应公民社会号召，并加入其阵容的作用。显而易见，他在公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也起

⁹²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到了变化，从仅仅是参与者到后来的呼吁者。比如黄进发在访谈中就提及其是“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⁹³（Sunflower Electoral Education Movement）的主讲人之一。这项运动有助于让人民产生公民意识，也能认识、了解公民社会范畴内的社会运动、诉求，含有壮大公民社会势力的意义。

以下将窥探黄进发在参与社会运动、提出政治诉求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这能让我们更全面性的了解处于公民社会中的他。

三、参与公民社会的心路历程

这里会阐明黄进发在履行公民义务时的成就感、挫折感与推动力，借以重现他在公民社会中一路走来的想法与感受。

黄进发在访谈中坦言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更一度提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而他追寻的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顶端，即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之需求。其对于自我的要求是争取所谓“人的尊严”，⁹⁴ 实指人民或族群在威权统治底下的自由与权益。不屑于光说不练的他在这种自我实现意识的驱使之下，致力于透过公民社会、提出诉求等方式，盼能在马来西亚华人进行公民性重构、全国人民公民意识提升的大趋势下发挥作用，为国家政局迈向民主化尽一份力。不论成败，黄进发在公民社会的参与已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目的，自觉成为历史工具的他也从中获取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成就感。⁹⁵ 这里提到的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与本章标题遥相呼应，若回顾本章标题“力图压垮骆驼的麦秆”，纵然压垮骆驼是其最终目的，但在压垮骆驼的过程中做一根不缺席的有用麦秆才是他自我实现的最高体现。

要注意的是，黄进发在公民社会道路上走起来并不顺遂，遇到挫折也是时而有之的事。从孤军奋战的体验到卷入与同志的纷争等，无不使其萌生过放弃的想法。他坦诚：

⁹³ 这是在净选盟影响下诞生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11年09月，旨在提供选民有关于选举制度与改革的教育。

⁹⁴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⁹⁵ 同上。

“别人不了解你，等你自己打这场仗...我会想放弃，我很讨厌
跟我同道的人吵架。”⁹⁶

但黄进发始终坚持不懈地肩负起公民社会先驱的责任，这实有赖于其母亲的支持。对他而言，母亲陈赛梅女士是他加入公民社会、参与社会运动的头号支持者，⁹⁷ 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给予其无限鼓舞。虽然陈女士不幸在 2012 年逝世，但她的毅力与坚强却成为了黄进发排除万难、克服阻碍的最佳榜样。从广义来说，这充分体现了华人社运份子在抗争时所需要的精神层面之支持与家人的谅解。

第三节 小结

本章进行了对于黄进发的个案研究。黄进发从童年乃至大学的成长过程正是处在马来西亚马哈迪威权统治时代至烈火莫熄公民意识崛起的一个时代背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学时期的黄进发开始感受到了族群政治的缺陷。到了大学时期，黄进发尝试跨越族群性思维模式，例如选择马来混血儿室友、鼓吹华裔友人在大学宿舍委员会选举上投票给印度同学等等，种种实际的举动高度展示了跨越族群思维模式的一个重大过渡。间中，纵然面对自身族群不谅解的阻力，意志坚强的黄进发毫不屈服，甚至更坚信自己的信念，开始走向参与至发起公民社会运动的道路。本章重点就在于探讨了黄进发由族群走向公民的这一个过程。

在探讨了公民社会中的黄进发后，下一章将透过他身为马国政治研究家、评论员的视角近距离看待马国华人从族群性到公民性的公民性重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与影响。

⁹⁶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 年 10 月 19 日。

⁹⁷ 〈黄进发母亲逝世，黄进发：参加社会运动，母亲为首号支持者〉，《中国报新闻网》（网址：<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39161>），2012 年 07 月 26 日（浏览：2013 年 01 月 03 日）。

第四章 黄进发眼中的华人公民性重构趋势

以上揭示了身为华人族群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火车头，黄进发公民意识醒觉的旅程与其公民性跨越族群界限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对于马来西亚政治格局与制度，拥有相关博士学位的黄进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更是马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员。在他看来，“有更多的人（马国华人）不再从族群的角度去思考”，⁹⁸ 呈现出公民性重构的趋势。这里将从他的视角出发，深入了解这股趋势的发展、重要性与影响。

第一节 马国华人重构公民性的发展

这里将以两个部分来阐明马来西亚华人跨越族群性的发展，分别是公民性的社会运动在华人重构公民性的发展中所扮演之角色与重构趋势的未来动向，以及公民性重构所遇到之排斥与抗拒。

一、社会运动之回响与重构趋势的未来走向

本论文主要是透过华社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中参与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诉求观察、论证华人超越族群性的走向，但是公民社会的成熟与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是致使大马华人重新审查其公民性质的导因之一。以下将进而以净选盟的群众集会⁹⁹作为核心论述主体。

之前提及华人通过参与净选盟集会的积极性初步展示了公民意识醒觉的端倪，其实透过社会运动的参与抑或者受到其感染，都会对华人公民意识的提升与从族群到公民的公民性转换产生莫大的影响。虽然马来西亚在 1957 年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独立，不过那时涉及的仅是各族群的精英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净选盟大集会的意义，在于使人民群众（包括华人族群）对国家产生

⁹⁸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 年 10 月 19 日。

⁹⁹ 这里重点探讨的是第二与第三次的群众集会，分别为 07 月 09 日举行的 2011 年净选盟 2.0 人民集会（BERSIH 2.0 Rally）与 04 月 28 日举行的 2012 年净选盟 3.0 人民集会（BERSIH 3.0 Rally）。

真正的归属感，使国家在情感上真正意义上的迎来了第二次的独立。¹⁰⁰ 黄进发谈到：

**“709 让我很感动，709 过后... 很多人是唱国歌唱到哭，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个国家，好像孤儿重新寻获妈妈一
样。”¹⁰¹**

对于出席的华人而言，参与集会在唤起对马来西亚归属感的当儿，也真正的使其脱离了族群思维，改以从马来西亚公民的角度认识自己的公民义务，公民意识也因而获得了提升。再者，在黄进发看来，净选盟集会实际上导致各族开始摒弃族群间的猜忌，编织了要一个更公平、美好未来的共识。¹⁰² 上文提及马国华人一向具有高度的族群意识，但在面对高压手段打压的情势下，同仇敌忾的各族群展现了高度的互助与团结精神，族群间的隔膜顿时荡然无存。这进一步促使华人族群挣开族群性约束，朝公民性重构的道路迈开了一大步。显而易见，社会运动对调动公民性重构的积极性形成了一定程度之影响，黄进发认为：

**“他们围城，结果却把我们围成了兄弟姐妹，他们向我们发射催
泪弹，结果却粉碎了我们的恐惧，我们上街寻找民主，结果却找到了
国家。”¹⁰³**

¹⁰⁰ 〈净选盟大集会乃二次独立，论者指压制缔造革命情感〉，《独立新闻在线》（网址：http://www.merdeka.com/news_v2.php?n=23188），2012年03月04日（浏览：2012年10月08日）。

¹⁰¹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¹⁰² 〈黄进发：摒除种族隔膜，428后人民觉醒了〉，《中国报新闻网》（网址：<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22605>），2012年05月27日（浏览：2012年10月12日）。

¹⁰³ 同注 100。

在了解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在华社跨越族群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所谓的跨越族群之重构公民性趋势在未来将会呈现正面性的发展模式，即越来越多华人将会突破族群性束缚，更会有年轻化的走向。海外华人研究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就表示具有高度族群意识并面向、标榜自我文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群体正逐渐萎缩；相反的，以马来西亚公民自居，把华人身份放于其次的华人群体有崛起与年轻化的趋势。¹⁰⁴ 可想而知的是，已翻越族群藩篱的这一群体并不满足于种族政治制度的政治格局，其中一部分会积极响应公民社会的号召，企图透过社会运动打造趋于民主化的国家制、政局。

就在马来西亚华人重新建构公民性的大趋势下，却遇到了一部分顽固派的排斥与抗拒，以下将详细论述之。

二、排斥与抵抗：以华文教育为例

华人族群性思维最能体现在对于华文教育的坚持与所提的华文教育诉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华社对华文教育的执著反射出华人在面对环境逼迫下追求族群权益、诉求平等的心态。¹⁰⁵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他们自觉即便受到马来族群的同化，还是会遭受歧视或不平等对待，因此就以保持自己文化的根源：华文教育，来对抗马来的霸权主义；可以说，华文教育是族群关系不满的投射。¹⁰⁶

就华教界人士而言，有一部分展示了高度的族群意识，仅从华人的视角出发要求教育改革、公平对待，透过华人族群政党与执政者协商，充分展现所谓的旧式公民性模式。在教育制度偏袒一方（例如大学收生固大制、学校拨款不公平等、不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的情势下，政府选择以策略性笼络政策来收买华人族群的支持，而此招数在以往的大选往往见效。

对于华教界的课题，黄进发同样关注，也同样希望华文教育能够从压制中获得释放。但是，他不认同被族群式的思考模式捆绑着，因为在种族体制下的华文教育必然受到打压，就算政府选择性的“施舍”，亦是治标不治本的表

¹⁰⁴ 〈王赓武：华人身份是其次，年轻人以大马人自居〉，《星洲新闻网》（网址：<http://news.sinchew.com.my/node/168548>），2010年07月17日（浏览：2012年09月29日）。

¹⁰⁵ 陈美凤，《马来西亚新世代华人对华文教育态度之研究：以独中生为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页1-73。

¹⁰⁶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现。他采取的是从马来西亚公民的本位出发，透过民主式体制改革以抗衡威权政权的诉求，盼能达到教育制度平等的目标。

另外，相对于华社一贯性地将华文教育单一化，黄进发跳脱出了族群框架，以公民式的多元主义角度来看待华教课题。¹⁰⁷ 所谓的多元主义既承认族群间的不同，也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族群文化。在他眼中，只有认认真真的多元化改革，如独中能积极吸引更多非华裔学生或减轻对于母语教育的依赖才是有利于自身华裔子弟的可行之道。¹⁰⁸ 这样一来，能够让华裔学生挣脱族群枷锁，更好地与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社会接轨，同时也能避免其他族群眼中对于华文教育具排他性的负面观点，消除族群间的隔膜，从而促使社会中各族群间的融合。他曾表示：

“如果族群关系良好，或者说族群失去显著性、重要性 (saliency)，很可能政府不会整天想着如何统一各教育源流，少数民族也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改变，各源流教育体系反而可能合流，形成一种单一但是内部很多元的系统。”¹⁰⁹

在还没跨越族群性的华人看来，黄进发的理念与华文教育背道而驰，认为会对华文教育不利，因此不被接受。不过，黄进发的出发点也有关心华文教育、为其谋福祉的成分。他谈到：

“为什么华社不把占华小 10% 非华裔学生的家长组织起来，为华教的生存辩护？这当然是违背‘母语教育’精神的，因为马来或印度学生的母语不是华语。所以，为什么我们非要坚持‘社群的母语教育’而不是追求‘公民的教育选择权’不可？”¹¹⁰

¹⁰⁷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黄进发谈《大马族群关系》〉，《檳城媒体》（网址：<http://www.penangmedia.com/html/67/864.html>），2007年08月04日（浏览：2012年12月27日）。

¹¹⁰ 同上。

显然，黄进发摆脱了族群性，从一个更高的公民性平台来审查华文教育；此外，他也开辟了试图解除赋予华文教育种种钳制的另一途径。以之前的模式来理解的话，是华社在马来霸权的政权下要求教育方面的平等对待，但是黄进发将课题升级至公民应拥有自由选择教育的权益，这是从结合各族群的进步公民性视角来为华文教育平等作辩护的方式。体现重构之公民性的黄进发其实并不排斥对于本族文化的归属感，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身为华人的身份认同，但他强调：

“我越往外走越清楚我是谁，但我的文化根基不应该成为我的束缚。”¹¹¹

若以本文提出的观点来审视，即从族群到公民的公民性重构并不等于失去华人性质或不认同本族文化，二者具有重叠之部分来了解，相信能调解华社内部有关于此的纷争，促使更多大马华人踊跃跳出族群限制，这正是本研究希望达致的初衷。以下第二节将进而探讨马来西亚华人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盼能带出华人族群进行公民性重构的重要性。

第二节 华人与公民社会

大马华人从族群过渡至公民的思维进程对于马来西亚政治格局极具重要性，上文带出了这股趋势对于马国大选成绩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华人重构公民性趋势直接影响了马来西亚公民社会，而这又间接对于马国政治走向、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为了阐明其具体影响，有必要陈述其参与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一、公民社会：华人参与的重要性

华人参与公民社会与其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含有两层。首先，上文曾提及华人族群在马国公民社会逐渐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在参与社会运动、提出公民诉求等也展现出更多的积极性；这直接导致了公民社会实力的提升、也

¹¹¹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使其趋于成熟化。强势的国阵政府能长期掌权，主要是因为种族政治的充分利用、选举制度的操纵与使用威权手段来压制任何反对浪潮。¹¹² 从维护华族利益到捍卫广大公民的权益等，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公民社会来起到制约作用，以往缺席的华人群体在近十年来的积极响应也是现今大马公民社会趋于成熟化的导因之一。

强大、团结的公民社会对政权来说是压力之源、¹¹³ 是在拟定政策时的监督者、更是对于强权手段的有效抵御者。若以参与人数空前绝后的净选盟集会为例，政府以强制性的高压手段企图遏止这项社会运动。基于规模的庞大和执法人员对于和平集会所采取的手段，很快引起了国际政坛的注意与谴责，例如人权组织对于马国政府的控诉。¹¹⁴ 由此可见，强而有力的公民社会不仅是政权的施压者，其所引起的国际性关注也形成了钳制政权强势性的工具。

再者，如若少了华人的参与，公民社会将会呈现马来群体占据绝大多数的局面。在制约政府的当儿，将无可避免的形成一种马来族群“内战”的表象，把公民诉求等置于族群性的范畴内。显然，在一个多元社会内，所谓的公民社会不应产生单元性的形态。以下会进一步了解黄进发心目中公民社会的雏形。

二、理想的公民社会

理想的公民社在强烈相信自由主义的黄进发看来，是相对于政府而言，其应该比政府更大，亦即当象征强制的政府被赋予过多的权力时，公民社会将有义务，也有权力收回对于政府的信任，另立他者。据他所述：

“我理想中的（公民）社会是社会大，政府小... 有和 Thomas Paine 类似的想法... 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必然之恶，最坏的情况下是不可容忍之恶，因为政府代表的是强制。”¹¹⁵

¹¹² 庄迪澎，〈威权体制中的话语力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两种景观〉，于 2010 年台湾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2010 年 04 月 30 日-05 月 01 日），页 1-19。

¹¹³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 年 10 月 19 日。

¹¹⁴ 〈美国关注警方镇压净选盟集会，英卫报促纳吉莫效仿穆巴拉克〉，《当今大马》（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69957>），2011 年 07 月 14 日（浏览：2012 年 01 月 08 日）。

¹¹⁵ 同注 113。

因此，他认为华人公民性重构之趋势是马来西亚公民社会达到理想境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理想的公民社会也不受地域性限制所束缚。以净选盟所举行的社会运动来说，散落在世界各角落的马来西亚人（包括华人群体）也在留居地履行其公民义务，积极响应净选盟的号召，在各地举行和平集会。

图六：位于澳洲悉尼的净选盟群众集会



（资料来源：<http://malaysianfirstlast.blogspot.sg/2012/04/bersih-on-global-scene.html>）

尽管不在马来西亚，但具跨越族群性的马来西亚华人侨民而言也自觉地意识到有必要参与制度改革的过程，以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为国家尽一分力。显然，虽然履行公民义务的形式起到了变化，但公民性重构的趋势不限于国内的马国华人群体。他们的行为模式除了引起国际对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制度改革关注，从而对政权施加压力，黄进发也认为若这群人有意回到祖国，也能引进外来的经验协助马来西亚的改革进程。¹¹⁶由此可见，即便在海外，华人的公民意识醒觉、公民性重构之趋势对于马来西亚政局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实力具一定的重要性。

¹¹⁶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2012年10月19日。

第三节 小结

本章着重探讨黄进发透过一个马国政治研究家的视角对于华人公民性重构趋势的看法。黄进发认为往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走出族群意识，而逐渐以马来西亚公民自居，参与公民社会的种种运动。当然，这中间也会有不小的阻力或例外。在他看来，华文教育就是困着许多华人，尤其是华教人士跨越族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黄进发认为，这些华人必须跳脱族群框架，以更高的公民性角度去争取公民自由选择教育的权益，才能真正地摆脱马来霸权对华文教育的钳制。

此外，本章也探索了马来西亚华人参与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其重要性主要是强化了公民社会，这对于与政府相抗衡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与黄进发心中理想的公民社会是相近的。对黄进发而言，理想的公民社会即一个相对于政府而言更强大的、能制约政府滥用过多权利的，且无地域性限制的公民社会。身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马来西亚人都能参与公民社会，这就是黄进发眼中理想的公民社会。

第五章 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不难察觉对于马国华人公民性的性质而言，可将其划分为族群性与公民性，二者仿佛模糊，但应该界限分明。以思维模式来看，对于公民性的不同诠释决定了华人看待国家、政治等的视角，也影响了其政治诉求从本质上起了变化。马来西亚华人群体的公民性从马国独立至今，产生了性质上的转换，即有一种从族群性跨越至公民性的变向趋势。所谓重构之后的公民性摆脱了族群束缚，其马来西亚公民身份也因此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马来西亚第十二届全国大选暗示了华人群体族群意识的退化、公民意识的醒觉，但就公民性性质产生根本性变化的学术研究来说，似乎有所欠缺。本研究针对这一点，从公民社会本位出发，以华人参与程度与模式的不同试图建构起华人公民性重构的理论框架。笔者先以叙述马国华人旧式公民性着手，为本论文奠定背景基础，在以探讨其局限看跨越族群的内在动力。再来，本文采取从公民社会参与的演进论述华人公民性重构的趋势，结果发现华人无论是在提出政治诉求抑或参与社会运动，其性质极具公民性，与旧式带有族群意识的公民性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此外，本研究也详细论证了所谓公民性重构并不表示从族群到公民这一思维转换的过程是对立、平行的，新旧公民性二者实含有重叠性关系。

另外，以马国华人社运份子先驱黄进发博士作为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华人从族群到公民的公民意识醒觉之旅，使本论文更具深刻意义。透过他的个案，可以了解到公民意识的醒觉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概念，公民性重构的过程更是经由经验累积而来的。从他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华人公民社会参与模式的演进，即从静态到动态、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虽然公民意识的醒觉不具有固定方程式，案例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专题人物黄进发带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况且，本论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以他为个案唤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也盼能为弥补这方面空缺有所贡献。

再者，从他的案例研究中，可以认识到黄进发由小学至大学的成长经历如何使其深深体会到族群政治的种种缺点，也意识到公民性必须挣脱族群性束缚的必要性。黄进发这阶段的人生经验给予其看透种族政治、产生公民意识的机会，对于他后来积极响应公民社会的号召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揭示了黄进发对于公民性重构趋势的看法。在他看来，华文教育应该走出一贯的族群固有思维框架，改以公民式的多元主义视角来看待华教课题。他认为华教人士应摆脱族群性色彩，响应公民性重构的趋势，这才是有利于华文教育的长远打算。此外，积极推动马国社会运动多年的他意识到要制约族群政权与种族霸权主义，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公民社会；华人也应该积极响应、参与其中，因此促使跨越族群的公民意识醒觉便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性的重构对于马国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深具现实意义，从而突出本研究的价值。华人公民性重构趋势看似无可逆转，这对于往后的政局演变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重构后的公民跨越了族群鸿沟，种族政策或手段的效应也会因此而失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华人对于族群政党、政治的支持将会持续地下滑，在来临的马来西亚全国大选中，这股趋势可能会起到决定政权所属的关键性作用。

从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的角度出发，华人的积极响应无疑壮大了其声势，这亦会起到对于大选成绩的影响。以净选盟集会为例，2007年的和平集会被认为是2008年“政治海啸”的重要因素；¹¹⁷ 相比较起来，2011、12年的两次集会在规模与参与人数都有过之而不及，至于会引起另一波更大的海啸抑或只是泛起一丝涟漪，其影响令人拭目以待。若从别的角度来看，华人跨越族群的走向势必会促使国阵的转型，具体的变化也是让人期待的。

但是，本研究仅限于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公民意识探究，对于马来、印度等族群的公民性并未作重构之分析。尽管华人对于华人族群政党的支持应该会滑落，不过对于2013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的成绩走向还是不能作出全面性的预测。在这里，本文希望引起对于马来西亚族群与公民的关注，从这一方面理解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发展。

¹¹⁷ Andreas Ufen, “The 2008 Elections in Malaysia—Uncertainties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4, No.1 (2008), pp. 162-163.

附录

与黄进发博士的访谈资料整理

日期：2012年10月19日

时间：6:00 p.m.- 8.00 p.m.

访问者：施伟良先生（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受访者：黄进发博士（马国社运份子）

此访谈内容是经本人修改后，再以第三人称书写成的。文中的观点和访谈内容可能出现的错误，当由我本人负责。

1) 请问公民意识对您而言是如何产生的？

黄进发表示自己高中（国民中学）的学校环境、经历让他深深的体会到种族意识的存在。例如中六生学会的理事会选举经常出现舞弊的情况，让占大多数的马来候选人当选，其余族群的学生无法脱颖而出。后来他在当上理事会成员之一的时候，便有意地企图改变选举制度，让其体现民主精神，脱离种族色彩。到了大学的时候，宿舍选举经常出现族群代表性的情况，限制了少数族群的权益。况且，华人群体中也展示了高度的族群意识，即无论候选人的才能，都把选票投给华裔候选人。黄进发不认同这种作为，积极地跨越了族群的界限，初步体现了公民意识觉醒的端倪。他坦言大学的体验令他坚信反对种族政治抑或族群思维模式，有助于令他产生公民意识。

2) 请问您具体提出的政治诉求有哪一些？诉求的具体行为模式可否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

黄进发表明自己参与过的社会运动有如 Bersih、WAMI、1BlackMalaysia、Killthebill、全民挺明福、绿色盛会、Fast for the Nation, Peace for Malaysia 等。在提出政治诉求时，他起初比较被动，也不会走出去参与集会等。但是，当其

公民意识醒觉程度提升后，他便较勇于站到前线，到后来，其更积极号召他人加入社会运动行列，为公民社会尽一份力。

3) 在您参与社会运动、提出政治诉求时，最大的成就感与挫折感是什么？那您的推动力又是什么？

对于黄进发来说，他要求自己替社会大众争取“人的尊严”，即提出政治制度的公正、民主，人民权益的自由等。因此，在参与社会运动时，其最大的成就感便来自能够满足对于自我的要求。他最大的挫折感便是与同道中人起纷争而他最大的推动力源自于家人（母亲）的支持与鼓励。

4) 为什么您在大学时会修读经济系，硕士修读企业心理系，而博士又修读政治系？

他表明修读经济系是出于现实考量，但这让他洞察人性，从一个现实、利益的视角出发看待政治、政策等。修读企业心理系出自于私人因素，而修读政治系则是因为这是他的梦想，这对于他透视马来西亚政治、选举制度与政党间的明争暗斗产生了重要性之影响。

5)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诉求已开始展现突破族群性的思维模式，您有什么看法？请问对于所谓的公民性重构趋势的未来走向您又有什么想法？

黄进发坦言他注意到“有更多的人（马国华人）不再从族群的角度去思考”，现今华人的公民性和以往有着一定的差异。他也认为这种公民性重构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更有年轻化的走向。

6) 您认为海外的马来西亚华人有没有参与马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黄进发认为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国内的公民社会运动，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海外马国华人也会响应祖国公民社会的号召，在居留地发动起形式不一的活动，从而引起国际关注，是制约强势性政府的另一种途径。因此，他们也是马国公民社会的一份子，他们的存在无疑壮大了马国公民社会的声势。

7) 您理想中的公民社会是怎样的？

他心目中的理想公民社会是相对于政权而言，一个较为强大的公民社会。因为他意识到有足够能力抗衡政权的公民社会才能发挥作用，有效地制约政府揽权的局面。

8) 您觉得马来西亚华人有没有种族主义？或仍有跳脱不出族群思维的言论或诉求？

黄进发觉得针对这一问题，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国的华文教育运动及诉求。他认为一部分捍卫华文教育的人士长久以来好似“困在笼子中，却自得其乐”，未能突破族群性思维，从长远来看必然导致华文教育的没落。在他看来，华文教育不只是华社的问题，而且其主张华文教育的多元化，从公民式的多元主义视角来看待华文教育。对于反对他意见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华教，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融和。

9) 请问您对于种族政治有什么看法？

黄博士表明不认为种族政治就必然是不好的，但是若以马来西亚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种族政治只是一种霸权手段，在以权势为基础，进行占据经济利益的方式。黄进发表示如果能进行正当的利益分配，那种族政治或许还能接受，但如若不然，就必须仰赖公民社会来给予一定的制约。

10) 您对于净选盟持什么观点？

黄进发认为必须进行对于其的去政治化，如从公民义务的角度出发，就不难发觉其实马来西亚公民意识抬头的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黄进发参考资料

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与黄进发博士进行的访谈。

黄进发, 《草昧十年》(吉隆坡: 燧人氏事业, 2002)。

〈愿是压垮骆驼的有用麦秆—黄进发〉, 《犀乡资讯网》

(网址: <http://www.ehornbill.com/v12/2012-11-06-12-02-23/2012-11-06-12-03-24/1317-2013-01-11-12-30-29>), 2013 年 01 月 10 日。

Wong, Chin-Huat, Chin, James, “Malaysia’s Electoral Upheava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3 July (2009), pp. 71-85.

Wong, Chin-Huat, Chin, James and Othman, Norani, “Malaysia - towards a topology of an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Democratization*, Vol.17, No.5, 2010, pp. 920 — 949.

中文论著

论文

黄国富, 〈挣扎在威权政体与族群政治中的媒体改革—以马来西亚“撰稿人联盟”的实践为例〉, 《台湾东南亚学刊》第 5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 页 92-101。

江波, 〈公民社会: 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 《铜陵学院学报》第 9 卷第 1 期, (2010 年 6 月 28 日), 页 59-62。

李凯伦, 〈体制内改革可行吗?〉, 《当代评论》第 1 期第 10 卷(2011 年 10 月), 页 88-90。

廖小健,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与困惑〉, 《东南亚纵横》第 6 期(2002 年), 页 22-26。

- 马小娟，〈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国出版》第 24 期 (2011 年)，页 22-25。
- 潘永强，〈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东南亚研究》第 3 期 (2009 年)，页 83-89。
- 丘光耀，〈从“民族认同”到“国族认同”——一九九五年马来西亚大选华人心态的分析〉，《八桂侨史》第 3 期 (1995 年)，页 26-31。
- 宋镇照，〈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变迁：走向两线政治发展或政治动荡？〉，《战略安全研析》第 40 期 (2008 年)，页 33-39。
- 谭贞洁，〈“‘烈火莫熄’世代的源起：马来西亚华社新生代运动者初探”硕士论文简介〉，《亚太研究论坛》第 26 期 (2004 年 12 月)，页 248-251。
- 韦昌海、李会忠，〈试论公民社会构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学理论》第 13 期 (2010 年)，页 30-31。
- 许国栋，〈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1 期 (1995 年)，页 1-10。
- 许利平、骆永昆，〈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东南亚南亚研究》第 3 期 (2011 年)，页 7-14。
-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东南亚研究》第 1 期 (2004 年)，页 58-63。
- 张晓明，〈马来西亚政局波折不断，执政联盟遭遇巨大挑战〉，《当代世界》第 10 期，2008 年 11 月 27 日，页 26-27。
- 张应龙，〈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2 期 (2002 年)，页 15-22。
- 赵海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东南亚研究》第 5 期 (2011 年)，页 78-85。

祝家丰，〈海外华文教育辛酸史：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个案研究，1995-2008〉，
《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2009年05月09日，页75-77。

庄迪澎，〈威权体制中的话语力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两种景观〉，于2010年台湾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2010年04月30日-05月01日），页1-19。

专著

陈美凤，《马来西亚新世代华人对华文教育态度之研究：以独中生为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

何忠良，《西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政治之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

林伯生，《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关系发展》，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论文（1996年）。

林合胜，《马来西亚华人角色转变之研究》，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林水豪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潘永强，《马来西亚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之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

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

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顾炎武《音学无书》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

周宗仁，《马来西亚华人地位之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年）。

网络报章

〈参与性媒体与参与性民主〉，《当今大马》

（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50926>），2006年05月11日。

〈陈财和：有人在朝好办事，马华强大对华社有利〉，《光华日报》

（网址：<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2/06/24/18.html>），2012年06月24日。

〈大马年轻一代公民意识觉醒,华人参与政治热情提升〉，《中国新闻网》

（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11-22/4349209.shtml>），2012年11月22日。

〈黄进发：摒除种族隔膜，428后人民觉醒了〉，《中国报新闻网》

（网址：<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22605>），2012年05月27日。

〈黄进发母亲逝世，黄进发：参加社会运动，母亲为首号支持者〉，《中国报新闻网》（网址：<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339161>），2012年07月26日。

〈黄进发谈《大马族群关系》〉，《槟城媒体》

（网址：<http://www.penangmedia.com/html/67/864.html>），2007年08月04日。

〈净选盟大集会乃二次独立，论者指压制缔造革命情感〉，《独立新闻在线》

（网址：http://www.merdeka.com/news_v2.php?n=23188），2012年03月04日。

〈美国关注警方镇压净选盟集会，英卫报促纳吉莫效仿穆巴拉克〉，《当今大马》（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69957>），2011年07月14日。

〈纳吉吁净选盟及反对党，不要制造假象欺骗人民〉，《东盟经济时报》
(网址：<http://www.aseanekon.com/?action-viewnews-itemid-63068>)，2012年04月29日。

〈王赓武:华人身份是其次,年轻人以大马人自居〉，《星洲新闻网》
(网址：<http://news.sinchew.com.my/node/168548>)，2010年07月17日。

网络资源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官方网站 (网址:<http://www.huazong.my/en/node/173>)

英文论著

Journal Articles & Chapters in Books

Azeem Fazwan Ahmad Farouk, “The Limits of Civil Society in Democratizing the State: The Malaysian Case”, *Kajian Malaysia*, Vol.29, No.1, 2011, pp. 101-104.

Choong Pui Yee, “Malaysia’s Bersih 3.0: Sentiments, Perceptions and Politics”, *RSIS Commentaries* No.81 (10 May 2012), pp. 1-2.

Pandian , Sivamurugan, “Malaysia’s 12th General Election: An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14, No.4 (2010), pp. 511-512.

Ufen, Andreas, “The 2008 Elections in Malaysia—Uncertainties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4, No.1 (2008), pp. 162-163.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43(Sep 1970), pp. 1-30.

Books

Weiss, Meredith L.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Civil Society and Coali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utnam, Robert D., Leonardi, Robert, Nanetti, Raffaella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Verma, Vidhu, *Malays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ransition*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Internet Resources

‘Tear Gas, Water Cannons Fired at BERSIH Protestors’, *Malaysiakini*(Website Address: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96320>), 28-04-2012.